

《勝鬘經》思想要義 (一)

● 本刊編輯室整理

漢地向來推崇大乘佛法，而《法華》、《楞嚴》、《圓覺》、《涅槃》、《勝鬘》等真常大乘經典，更是弘法的諸僧大德所常講說。南北朝時代，《勝鬘經》極為流通，因其經文不僅簡明，更具體而微地含有其他真常大乘教典的要義，對佛法有所認識的佛教學者，無有不知此經價值者。在《續藏經》中即輯有隋代吉藏大師撰的《勝鬘經寶窟》六卷，慧遠撰的《勝鬘經義記》兩卷（現僅存上卷，下卷已缺失），唐朝窺基說、義令記的《勝鬘經述記》二卷，以及《勝鬘經疏義私鈔》六卷，是由日本聖德太子疏，唐明空私鈔而成。這些都是極重要且值得參考的註釋，由此可知，古德高僧是多麼重視此經的弘通。

壹、本經的譯者

《勝鬘經》傳至漢地後，漢文譯本共出現三種，據費長房《歷代三寶記》記載，最初是東晉安帝時曇無讖三藏所譯，簡稱《勝鬘經》，或名《勝鬘獅子吼一乘方便經》，但此本已佚。其次是劉宋年間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的譯本，名為《勝鬘獅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。此本的譯文簡要，因歷代學者講說、章疏所據而受到重視，是現存譯本中最為流行的。本經的異譯，還有唐朝武后時，菩提流支三藏所譯《大寶積經》裡的第四十八會，名「勝鬘夫人會」。藏文譯本今存

一種，二卷，由勝友、善帝覺、智軍合譯，也編入《大寶積經》裏。

《勝鬘經》自從唐譯本編入《大寶積經》以來，以後各錄的入藏目都列入寶積部，其實本經所詳義理，還是「涅槃部」一類的，按其內容應該列入「涅槃部」。今以求那跋陀羅的譯本為討論根據。

求那跋陀羅是印度話，中譯為「德賢」或「功德賢」，由於他修學及弘揚大乘，所以被世人尊稱為「摩訶衍」，而不直稱其名。尊者原為婆羅門種姓，在幼年時對印度傳統的天文、書數、醫方、咒術都能博悉了解，學佛因緣成熟後，拜讀達摩多羅論師作的《雜阿毘曇心論》時，即獲得深刻的啟示，並有著極大的領悟，覺得佛法的思想理論，確實勝過自己所學，認為真理是在佛法中，於是有歸命佛教的念頭。只是德賢出生於傳統的婆羅門家，一向禁絕與沙門來往，想要出家學佛談何容易！為達出家學佛的目的，尊者割愛辭親，悄悄的跑到遠地求師，幸遇德高學博的僧伽度他出家，從此專精不二的志學佛道。

德賢最初學的是小乘三藏，以他這樣具有智慧的人，當然不會以此為滿足，所以在學成之後，又到各方參學，希望能夠學到更深的佛法。由於宿根深厚，得遇一位大乘明師，知其慧性智利，要他在諸經典中，自取一部，然後針對他的根性教授。結果德賢擇取了一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大師確認其非凡俗之輩，大為讚嘆，鼓勵他好好學習大乘佛法，以救拔苦海中浮沈的眾生。之後，德賢先到獅子國（今錫蘭），由於威儀莊嚴，深諳法義，深受當地僧俗大眾高度尊重、禮敬供養，但獅子國信仰小乘佛法，對德賢所弘揚的大乘教法未能受用。與漢地別有法緣的德賢於是決定離開，帶著許多梵文典籍，乘船泛海前往中土。

航行途中，忽遇猛烈狂風，滔天巨浪使得船隻無法前進，同行的大眾，飄蕩在猛浪隨時可吞噬的大海中，個個驚惶失措，恐懼



不已，深怕自己的生命從此消失大海深淵。德賢見此違緣，以極肯定的口吻安慰大家：「諸位莫要恐慌，世間沒有無法克服的難事，只要大家共同誠心誠意的念誦十方佛及觀音聖號，必能得到佛菩薩的救護，使我們安然度過危險。」由於全船人虔心誦經念佛，沒過一會兒，果真風平浪靜，讓一行人得以平安抵達，眾人因對佛法的親身感應，無不對德賢大師更加頂戴，也就真切的歸信佛法了。

劉宋文帝元嘉十二年，德賢三藏到達廣州，住在雲峰山的雲峰寺，當時廣州刺史車朗，對他相當的禮遇，立即奉書南京，向皇帝報告這位印度僧侶到來的消息。皇帝即派人迎請他到京都，並請名僧慧觀、慧嚴迎於新亭。由於德賢來中土的願心，是為弘揚如來正法，所以定居不久，便開始從事翻譯經典的工作。總計他所譯的經典，約有百餘卷之多，小乘經譯有《雜阿含》五十卷，大乘經譯則有《楞伽經》、《勝鬘經》等。當時印度承無著、世親以後，唯識法相學正為隆盛，故德賢譯師也將法相唯識介紹到中國。其所譯的經論，因有寶雲、慧嚴等百餘人的考音定義，所以譯文極為詳實，對佛教有相當貢獻，而《勝鬘經》的譯出，使得南北朝時代譯僧無不鑽研，更可看出他的公信力與影響力。

宋明帝泰始四年，德賢感到身體不適，知道離別人間的時期不久，於是親向帝王、公卿告別。臨終時，天華紛飛遍滿虛空，而每朵花中都有位菩薩趺坐其上接引，見此稀有瑞相，德賢非常滿意，含笑西逝，所有人對這位三藏法師的辭別，無不深加惋惜。

貳、本經的題釋

本經敘述勝鬘夫人由於父親波斯匿王，及其母末利夫人的引導，

聞法見佛而生信解，得到授記，即於佛前演說一乘、一諦、一依等大乘佛法的因緣。

【勝鬘】勝鬘夫人，是波斯匿王和末利夫人的女兒，梵語「室利未利」，此云「勝鬘」。末利是母名，此云「鬘」，印度人多以父母的名字立名，如舍利弗是提舍的兒子，即名優波提舍。室利，此云「勝」。「勝鬘」之意即是父母希望女兒的才貌福德，超越母親的意思。「鬘」是裝飾品，是用花結成的，掛在頸項或頭上。若從佛法「依德立名」的意義說，「鬘」指種種功德，如《大涅槃經》說「七覺妙鬘」，《維摩經》說「深心為華鬘」。菩薩發菩提心，修自利利他行，就是為了莊嚴一乘的法身。今勝鬘夫人，修一乘行，宏一乘教，即是以功德鬘莊嚴一乘的佛果。人天功德，二乘功德，都可以說是莊嚴。然菩薩的大行莊嚴，是莊嚴中的殊勝；是殊勝的功德鬘，所以名為「勝鬘」。

【獅子吼】獅子，為萬獸之王。經中每以「獅子吼」喻佛菩薩的說法。獅子吼的含義很多，現在簡為二義來說：

一、無畏說：獅子吼時，在一切獸類中，無所怖畏而得自在。今勝鬘夫人在佛前說一乘大法，縱橫無礙，無所怖畏，所以讚美為獅子吼。勝鬘夫人說法，能「降伏非法」——「習諸外道腐敗種子」（勝鬘獅子吼章），如獅子一吼，百獸畏伏。「無畏說」是含有無畏於他，而令他畏伏二義的。本經稱「獅子吼」，特別是指一乘法說。如說：「說一乘道，如來四無所畏成就獅子吼說。」（一乘章）。成就四無所畏，而暢說一乘究竟義，故名獅子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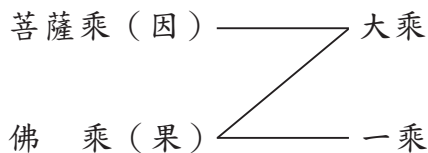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決定說：即是肯定的、究竟徹底的。本經說：「以獅子吼，依明了義，一向記說。」一向記說者，即究竟而肯定的說法，不再改變修正的。這種決定的說法，與獅子的一往直前一樣。佛法中的法門，有人天乘法，聲聞乘法，緣覺乘法，這都是方便的說法；而此菩



薩大行，如來極果的惟一大乘法，為最究竟徹底的了義說。今勝鬘夫人亦作此究竟了義說，所以名「勝鬘獅子吼」。

【一乘】關於一乘，古來諍論極多。為何三乘中的大乘，就是一乘呢，還是離大乘之外另有一乘？中國自光宅法雲、天臺智者以來，都傾向於後說。論到一乘，一是不二義。唯此而更無第二，所以名一。「乘」即車乘，運載自在，喻佛法得令眾生從生死此岸運至涅槃彼岸，出三界而到一切智海。佛法中，有的地方說五乘：人乘、天乘、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。有的地方說三乘：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或大乘。現在說一乘，即簡別不是（五乘）三乘。聲聞乘和緣覺乘，不是究竟的，所證的涅槃，也不是真實無餘的涅槃。真得究竟涅槃，即是成佛，所以一乘即一佛乘。為簡別聲聞和緣覺乘，否定聲聞與緣覺乘的究竟，而說一乘，這是無諍的。但一乘，是三乘中的大乘，即無二唯一大乘呢？還是於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三乘之外另有一乘呢？這就有異說了。

其實，對二說一，或對三說一，是一樣的。如手中只有一顆荔枝，而對小孩說：我手裡有三樣果子，有梅、有杏、有荔枝。等到伸開手來，手中只有一顆荔枝，餘二皆無。這即如《法華經》說的：「唯此一事實，餘二則非真。」但也可以說，並無三果，唯有一果。以初說有三果，開手時只有一枚。如《法華經》說：「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，無有餘乘，若（第）二若（第）三。」由此看來，簡三說一，與簡二說一，其實是一樣的，並沒有矛盾。所以，無論說「無二唯一」或「無三唯一」，大乘是貫徹始終，即是一乘，而不可破的。不過，約菩薩的修行說，都名為大乘；約簡別聲聞緣覺果的不究竟說，唯有佛果才是究竟的，這稱為一乘，也即是大乘。所以，《法華經》專說一乘，又說「佛自住大乘」。大乘與一乘，可作如此觀：



待二乘（三乘）而說一乘，略有二義：（一）破二明一，（二）會三歸一。破二明一是調，佛說聲聞、緣覺乘法，有的即執此二乘所證的涅槃為究竟，不再想發菩提心，進入佛乘。為了說明二乘非究竟，所以「開方便門，顯真實相」。開方便門，光宅解說為「開除」，即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」。因為偏執極深，所以非徹底破除不可。然菩薩修行而未成佛果，並不自執菩薩行為究竟，所以只說「餘二則非真」，不破菩薩乘。

會三歸一是說，成佛雖不一定要經歷二乘，然聲聞、緣覺乘果是一佛乘的前方便。《法華經》舉五百由旬為譬，聲聞、緣覺走了三百由旬到化城，雖沒有真的到達目的地，但所走的三百由旬，還是在五百由旬裡面。所以只要明了二乘不是究竟的，那末過去所行所證的小果，都是成佛的方便，會入一乘了。《法華經》云：「汝等所行是菩薩道。」這就是說，聲聞、緣覺乘果，不失為一乘的因行，所以說會小歸大。使二乘知道二乘不是究竟的，不妨破除；使二乘人知道是一乘的方便，即應當會。關於菩薩乘，初學菩薩也有誤以為確是三乘究竟的；有的也還想退證小乘。知道二乘非真，三乘同歸一乘，即不再退墮了。依此，也可說會三乘而同歸於一乘。總之，一乘的重心，在說明二乘非真，在顯示如來果德。大乘是貫徹因行果德的，而多少側重菩薩因行（本經可為確證）。以上敘述，大體依三論師而說之。

【大方便】《法華經》亦名《大方便經》，有方便品。「方」是方法；「便」是便宜，即適應義。「方便」是適應環境根性的方法。眾生的根機不一，如到處都用真實法門，是不一定被信受的。必須



用方便去接引，然後歸到真實。方便的定義，《法華》論說，佛法唯是大乘，為適應眾生的根機，說聲聞、緣覺、人生乘法，這些都是方便。方便可由二方面去說：從法的方面說，這是不究竟的；如從說法的人說，方便即是善巧，比執實無權是更不容易。如果只說唯有一佛乘；或為二乘根性說聲聞、緣覺乘法，而不能會歸到一乘，這即是不夠巧便。佛有巧妙的方便，唯一佛乘而能夠隨機分別說三乘，說三乘而能會歸於一乘。為實施權，又會權歸實，這真是無比的大方便。本經亦同，初說大乘出生二乘及人天法，次又會二乘入一佛乘。二乘法不單是方便假說，還是趨入一乘法的大方便。上題「勝鬘獅子吼」，是能說了義的人；「一乘大方便」，是所說的究竟法。

【方廣】梵語「毘佛略」，亦譯為「方等」，是大乘經的通名。如《華嚴經》稱「大方廣」；《法華經》別名「方廣」；《涅槃》有「方等泥洹經」等。「方等」是一切大乘經的總稱，不應看作一分大乘經的別名。方是正而不偏邪；廣是廣大義，等是普遍義。大乘經文富義廣，中正而離邊邪，所以名為「方廣」。

【經】梵語「修多羅」，此云「線」，有貫串的功性，如線貫花而成鬘。佛隨機說法，結集貫串為部，佛法得以攝持而久住，故喻之為「修多羅」。中國人稱聖賢的至理名言為經；經也本是線，所以順中國的名言，譯名為經。㊟（待續）

本文參考資料：

1. 印順導師著作《勝鬘經講記》：正聞出版社
2. 演培法師所述《勝鬘夫人經講記》：《獅子吼》雜誌第19卷